

镜春园和朗润园今昔

孙 俊

未名湖往北，就是镜春园和朗润园，北大人称作“后湖”的区域（图见第74页）。90年代，北大对外开放，未名湖畔游人熙熙攘攘，而与之毗邻的后湖区域却依然保持着宁静。其实，无论对于游人，还是对于北大学生来说，后湖区域都是一个不会轻易涉足的所在，一方面是因为它主要用作北大教工的居住区，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并不拥有未名湖那样绮丽的风光。近日，北京大学公示了将对镜春园、朗润园区域内的平房进行拆迁并兴建“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的决策，一时间，造访后湖区域的人多了起来。人们关注着这两座清代园林的命运，更关切园里人的命运。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想让人们更多地了解这两座园林的过去和现在，同时也希望人们不要太忧虑它们的将来。

一、镜春园和朗润园的历史更迭

现在北大校园内的镜春园，原是乾隆年间从淑春园中划分出来的，最初叫做春熙院。¹后来春熙院又被分作东西两部，东部较小，嘉庆七年（1802）赐给了嘉庆帝第四女庄静公主，改称镜春园。大约与此同时或在此后不久，春熙院西部又赐给了嘉庆帝第五子绵愉。这就是鸣鹤园。鸣鹤园的面积要比镜春园大五、六倍。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镜春园又并于鸣鹤园。因此，校园中现在的镜春园，其实应该叫做鸣鹤园。同治三年（1864）绵愉去世之后，鸣鹤园仍为他的后人所有。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光绪年间。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鸣鹤园也遭到了破坏。民国初年，曾经作过大总统的徐世昌，以岁额四百元向当时的紫禁城“小朝廷”租下了鸣鹤园和镜春园。他大量拆毁了园里最好的建筑物，并把拆下来的好材料运往河南卫辉原籍去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期，燕京大学以淑春园旧址为中心开始建校时，现在的镜春园（即当时的鸣鹤园）仍属徐世昌所有。直到新中国成立院系合并之后，镜春园才得以并入北大校园。²

朗润园原名春和园，清嘉庆年间为乾隆第十七子永璘的赐园。道光末年，春和园转赐奕訢，始改称朗润园。光绪二十四年（1898）奕訢去世，朗润园收回由内务府管理，用作内阁军机处及诸大臣会议的地方。民国初年，徐世昌以租用为名拆毁鸣鹤园引起了紫禁城“小朝廷”的戒心，于是朗润园被赏给了奕訢的第七子载涛作为私产。载涛便是朗润园合并为校园之前的最后一个园主。³

二、镜春园、朗润园景观格局的变迁

清代的镜春园和朗润园，山水如画，景物怡人，两座园林的得名也与水相关。从金勋所藏《鸣鹤园镜春园地盘画样全图》来看，镜春园的主要建筑区四周有水道环绕，略成圆形，很象一面镜子，“镜春园”也许就是因此而得名的。⁴昔日的朗润园，殿宇四周环河，因为有水，才能“朗润”吧。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镜春园、朗润园一带山水风景的地理基础吧。蜿蜒于未名湖南部低地边缘的海拔46米等高线，大约把校园本部划分为南北两半，此线以南，地形逐渐上升，到了南墙以内的学生宿舍区，平均海拔在50米左右；此线以北，地形则平缓下降，到了朗润园的北部，平均海拔已经降低到45米以下。这一带低地有着非常丰富的地下水溢出地面，引水造园十分方便。而且，最重要的天然水源都分布在海拔50米上下的高程上，如玉泉山麓的裂隙泉、万泉庄旁的平地泉。这样，处于海拔46米以下的镜春园、朗润园区域，引水造园就有了可能。⁵

然而，最近几十年来，与镜春园、朗润园风景塑造密切相关的水源与河流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北京市地下水位逐年下降，泉源与自流井日趋枯竭，西校门内的自流井已很少出水；另外，由于河流改道，旧日水渠也渐渐湮废，校外新开的万泉河，中间一段裁弯取直，已不再经过旧日簏兜桥的旁边。⁶去年，镜春园和朗润园就没有水了，不过夏天雨后还可算作泥塘，还有荷花。现在，初春的湖底尽是枯叶和杂草，还有猫咪在奔跑。没有了水的园林，就象人没有了眼睛。

园中水系的日渐枯竭，使这两座园林的自然风貌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两座园林中清代的建筑绝大多数已经湮没无存，今日我们所见的园中建筑已经迥异乎昔日了。

上文我们提到，现在的镜春园其实是清代的鸣鹤园。清代鸣鹤园仅存的建筑遗物只有校景亭与亭西白石砌岸的鱼池了。校景亭屹立在红湖西南角的小土丘上，原名翼然亭，重檐攒尖，朴实庄重，曾一度重修并彩绘有燕园校景，因此更名为校景亭。鱼池中央立着太湖石，已经没有水了。

清代鸣鹤园主要的建筑区，称作“东所”。此外还有“中所”和“西所”。“东所”即今天的镜春园75号，以前曾是中文系王瑶先生的故居，现在是“北大校友会”所在地。“中所”就是现在的镜春园79号院，以前曾住过北大经济系的陈岱孙先生，目前仍为民居，院门还依稀存有旧貌。“西所”旧址则在今红湖西南岸上。

从第一体育馆北端通向朗润园的大路迤东的地方即清代的镜春园。清代镜春园的主要建筑集中在现今挂牌为“北大木工厂”、“北京海淀未名木器加工厂”的地方。这里四周原有水道环绕，现在只有西面的小湖有水，而小湖中的水已经秽浊不堪了。

如今作为校园一部分的朗润园，较之旧日的朗润园，从建筑上来说，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1962年，在东北湖滨一带兴建了北大教工公寓（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公寓）和北招待所。季羨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都曾居住在朗润园，人称“朗润园四老”。据说，北招待所夏天的时候会摆出露天的小吃摊。朗润园中原有殿宇，分中、东、西三所。西所即今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所和东所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两个研究中心建筑的修复与修缮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局的肯定。

此外，镜春园和朗润园中还存在大量唐山大地震后私搭乱建的临时建筑，破坏了园林原有的景观和建筑格局。⁷

三、镜春园、朗润园的改造

看过了现在的镜春园和朗润园，你就会同意久居在朗润园中的季羨林先生将它们比作“校中村”的说法了，虽然它们骨子里依旧是很美的。难道镜春园和朗润园的前程就这样黯淡下去？

终于，北大有所行动了。北大准备在镜春园、朗润园区域新建“北京国际数学中心”，同时也计划对这一

区域进行拆迁整治，北大提出的整治镜春园和朗润园要达到的五项基本目标是：首先，拆除园内私自搭建的简陋住房；其次，改造园内老旧的非文物用房，这就将一些解放后修建的品质较好的非文物用房如全斋包括在内；第三，修缮、修复园内的文物建筑；第四，疏通水道，引水入园；第五，改善包括排水、消防之类的基础设施。改造的同时，园区原有的古建筑、古树都会得到保护，以期最终能够还原历史风貌，重现古典园林，使之成为环境优雅的风景区和科研区。⁸

从1986年遵循燕大时期的规划兴建而成的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到数年前利用朗润园的古建筑兴建的“万众苑”（即上文提到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在），再到修复后的朗润园西所（即上文提到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所在），北大已经积累了多年在历史建筑保护方面的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镜春园和朗润园会有一个明媚的未来。

1 淑春园所在地即现在北大校园内未名湖一带景区。

2 参见侯仁之《镜春园》，载《燕园史话》第41—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

3 参见侯仁之《朗润园》，载《燕园史话》第53—54页。

4 参见侯仁之《鸣鹤园镜春园地盘画样全图》，载《燕园史话》47—48页。“地盘画样”就是平面设计图。金勋（1883—1976），满族人，出生于海淀的一个营造世家，其先辈曾担任圆明园、长春园的建筑工程。他本人熟悉西郊园林建筑，精于绘事。他曾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供职，绘制、整理、编辑了大批有关圆明园、样式雷的文献资料。金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将圆明三园一百多处景区及畅春园、西花园、熙春园、春熙院和周遍诸多王公贝勒私家花园平面图绘制出来。侯仁之先生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拜访金勋老人，得以见到了《鸣鹤园镜春园地盘画样全图》。

5 参见侯仁之《诸园开发的地理基础》，载《燕园史话》77—78页。

6 参见侯仁之《诸园开发的地理基础·后记》，载《燕园史话》79页。

7 参见吕斌《北京大学校园景观格局的变迁》，《三联生活周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6期。这些临时建筑，有的已用于出租。前日，笔者在镜春园中看见这样的出租广告：“在本院内，有女生下铺二个，往里走，找陈姐，非中介”。

8 见《法制日报》2006年2月20日。